



DeLaiSai

Xiaoshuo Gushi Zongji

德莱塞
小说故事
总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W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金子信

封面设计：何礼蔚

德莱塞小说故事总集

本社编 顾问 董衡巽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1.25 插页 6 字数 526,000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5321-0967-4/I·713 定价：12.50元

序

董衡巽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索尔·贝娄称德莱塞为“文笔拙劣的大作家”^①。这种提法听来很矛盾。大作家，一般说来，文笔总是讲究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怎么会“文笔拙劣”？或者说，“文笔拙劣”怎么能成为大作家？

贝娄说德莱塞“文笔拙劣”主要是指他的语言缺乏文学性，指他写作时摆脱不了“记者的习惯”，“特写作家的习惯”，而新闻体语言与文学语言相比，总是缺少一些弹性，缺少一些美感。这一点，连最推崇他的批评家H·L·门肯也注意到了，说德莱塞“有一种粘滞的风格，这种粘滞的感觉还由于使用了陈词滥调和意义含混的词语而有所加剧”。文学史家阿·卡津也有同感，说别的作家有人模仿，德莱塞没有人模仿，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人模仿”，他“用词散漫”，“文法混乱，辞不达意”，有时来一点“华丽”与“花巧”，“有如商业推销人的花言巧语”，“毫不流利”。（《德莱塞评论集》）不过，德莱塞这方面的毛病，中国读者不大能体会，因为经过一道翻译，不流利会变成流利，不优美会变成优美，这只有读原文时才能感觉到。但是，中国读者照样可以感觉到，德莱塞的小说写得“老派”，小说的结构、布局和技巧等形式方面，继承欧美十九世纪

^① 《德莱塞及其艺术上的胜利》，见《德莱塞评论集》，龙文佩、庄海骅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现实主义文学写法比较粗糙的那一路传统，结构常常是直奔主题的单向型，这一点最好的翻译也无法掩饰了。

但是，贝娄强调的不是德莱塞“文笔拙劣”，而是“大作家”。他说，美国现代作家中间，“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注意捕捉题材”。贝娄这里说的是具有社会意义的题材，正是在这点上“他的记者习惯常常变得十分有用。通过这种方式，他捕捉了用其他方式无法捕捉的事物”。卡津在列举德莱塞文风各种欠缺之后说：“他纵有千万个不是，依旧是伟大的。西奥多·德莱塞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天才”，“他胜利的秘诀在于：使我们像他那样接受美国；耽溺于既无法逃避又无法放弃的世界之中，服从真理；向往坚定不移的客观事物。”

德莱塞之能够成为美国本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小说家，是同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分不开的。他一八七一年生于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镇，十三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父亲是德国移民，天主教徒，经营过毛纺作坊，作坊失火后，家境败落下来，全家随着他到处漂泊。德莱塞的母亲不得不帮人干杂活贴补家用，连孩子们也得去捡煤渣。四个姐姐各有不幸。童年的苦难是物质上的，又是精神上的。老德莱塞心地狭窄，固执保守，养活不了家庭不说，也从不给孩子们一点温暖。德莱塞在自传《黎明》中说：“我感到家庭的贫困、失业和不幸”，以致“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幸，会使我思想感情上和肉体痛苦一样的难过。”

在这种人文环境里，德莱塞自然享受不到正常的学校教育。他上学迟，先读一所教会学校，十三岁进中学，只读了两年便去芝加哥找工作，包括洗盘子，当学徒。十八岁时在一位老师资助下，进了印第安纳大学，上了一年资助停了，又去芝加哥谋生，二十一岁起开始当记者。

至此，我们看到，德莱塞在踏进社会之前，可以说没有多少文学根底，更谈不上有什么高雅的艺术修养和精细的语言、

感觉。他唯一的本钱是家庭和个人不幸的回忆，是一双习惯于摄取各种社会不幸的眼睛。记者的生涯扩大了他的视野。那时的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到垄断过渡的后期阶段，作为生活在大城市低层的小记者，他满眼都是美国社会的竞争、排挤和厮杀，结果是：发财的除了发财精神上一无所有，软弱的遭人踢被人踩，活该倒霉。在他看来，这种原始的、低级的竞争处处透露出美国社会的悲剧。

德莱塞对于这些现象用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来解释。他认为，人分为强者和弱者，强者胜，弱者败，但世界没有理性，强者胜了也没有意义，而人不论强弱，都是化学组合物，随着分子的排列瞎钻乱撞，在广漠无情的宇宙里暂停片刻。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相当一段时间对他产生影响，也在他今后的创作里反映出来。但是，真正吸引他进入文学领域的是巴尔扎克。那是他二十三岁在匹兹堡当记者的时候，他初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时，“好像生活的新的的大门忽然在我面前打开”，“我简直同巴尔扎克以及他笔下的人物一同吃饭，一同睡觉，一同做梦，一同呼吸，脑子里装的是他的想法，两眼看到的是他描绘的城市”，于是不知不觉“对我所处的世界有了一种新的、形象的认识”：“匹兹堡不是巴黎，美国不是法国，但它们实际上还是了不起的。匹兹堡至少在外貌上与巴黎有些相似。这些可人的河流、小桥，东区与大工厂区的强烈对照，给我的印象比以前生动得多了。我生活在一个乏味、肮脏然而有生气的巴黎。”（《自述》）巴尔扎克的影响，是德莱塞开始创作之前唯一的文学准备。

德莱塞为了创作翻阅了《世纪》、《斯克利勃纳氏》和《哈帕氏》等全国性杂志，发现上面登载的小说与“自己观察之间的反差非常之大”，在那些作品里，“梦想都能实现”，“处处表现出优美、宁静和魅力，几乎完全不存在生活的粗俗、平庸和残酷”；作品中那些高雅的人物“相信上帝、相信善良、相信德行与责任”，但“这些深刻的信仰同我所见到的诡计、残酷、野蛮

与妒忌无法相比。”(《自述》)

关于那个时期的美国文学，辛克莱·刘易斯一九三〇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有这样一段描述：“在美国，一部小说要想真正为人们所喜爱，就得把美国男人个个写得身材高大、英俊、富有、待人真诚，而且都是打高尔夫球的好手；乡镇邻里之间无不互相友善，日日如此；美国姑娘难免放荡一些，不过最终都会变成贤妻良母；从地理上划分，美国主要包括：纽约，住在那里的人全是百万富翁；西部边地，那里永不变化，保留着一八七〇年那种粗犷的英雄气概；再有就是南方，那里人人生活在月色永远朦胧、木兰花四季飘香的种植园里。”刘易斯这里指的是流行的中产阶级读物。严肃文学，从宣传的功能方面讲，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一个宗教理想，一个伦理道德，是“斯文传统”的两大主题，它们以粉饰太平、美化资本主义的现行秩序为前提。

当时的理论界还没有提出文学观念的更新问题，初出茅庐的德莱塞也没有自觉的理论准备，但是，由于他的贫苦出身，由于他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更由于他的忧患意识，他一开始就选择了反潮流的道路。他说：“出于本能和观察，我趋向于描写生活悲惨的一面。”(《自述》)于是，他把一个姐姐不幸和自己失业的经历编织到《嘉莉妹妹》里去，把一个妹妹被诱骗的遭遇写进《珍妮姑娘》，又把他的父亲化作在商品经济面前束手无策的父辈形象，身后跟着一帮德莱塞记忆中的兄弟姐妹。

这样的作品自然不受欢迎。评论界对《嘉莉妹妹》的批评是严厉的，说“人物品行低贱”。这里的问题在于作者的思想倾向。评论界认为，像嘉莉妹妹这样的坏女人先同一个推销员发生关系，后又同旅馆老板私奔，最后没有悲惨地死去，也不作忏悔，反倒成了一个名演员，这“大大超越了普通美国小说的道德界限”，于是警告美国姑娘，谁要是效法嘉莉妹妹，“下场不是进岛上的监狱，便是沦落街头”。当时的文学界权威威廉·

豪威尔斯当面对德莱塞说：“你知道，我不喜欢《嘉莉妹妹》。”（《德莱塞评论集》）这是以提携后进闻名的豪威尔斯头一次反对一部坦诚的现实主义新作。

德莱塞的创作一开始就动摇了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以致出版社回避他，使他在文坛消失达十一年之久，但这并没有磨灭他反潮流的勇气，反倒促使他在更深更广的基础上去揭露这个乐观世界的面纱。他描写善良的妇女的悲剧，描写艺术家的悲剧和普通美国青年的悲剧。

在描写这些悲剧时德莱塞显得更加成熟。这表现在他典型提炼度的提高。以《美国的悲剧》为例。小说主人公克莱德·格里菲斯在生活中不乏原型。一八九一年，一个青年医生与一个姑娘私恋，不久意识到她妨碍他实现名医的美梦而把她毒死。一九〇六年，一个名叫切斯特·克莱特的青年勾引女工格雷丝·布朗，后来又迷上富人的女儿。他以游湖为名将已经怀孕的女工溺死在湖里。一九一一年，一个年轻牧师勾引上他教区的一个姑娘，后来又恋上一个富有的女人，他用氰化钾毒死了原来的姑娘。在德莱塞看来，这些人人都不是天生的罪犯，他们杀人，不仅因为头脑简单，糊涂，抵御不住欲望的诱惑，而主要是由于屈从于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社会普遍鼓吹“成功”、“富有”的价值观念，但实际上只能接纳少数人挤进宝塔尖。如果迷信“机会均等”这套理论，效法特权阶层，不择手段往上挤，那么一定会摔得粉身碎骨。

德莱塞特别注意切斯特·克莱特的案件。他深入研究有关的材料和审讯记录，去掉真人真事中片面、偶然的成分（即无助于构建形象典型性的部分），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补充进去（即充实形象的典型意义），在大量生活现象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和提高。他的创造包括：把主人公的童年写得更贫苦、更黯淡些；增添“豪华旅馆”对他的诱惑，以突出社会环境的影响；为了取得戏剧性效果，他突出性格的差异和对比：克莱德叔叔和堂兄、洛蓓达和桑德拉，以反映不同的道德品行。德莱

塞对犯罪和侦破过程不感兴趣，他着眼于美国梦的幻灭，所以在写作过程中，他依靠的不是审美情趣，不是技巧手法的创新，而是对社会的深入观察。许多作家赞赏德莱塞对社会主题的深入发掘。英国作家威尔斯称这部小说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把美国生活中一个小得可怜的角色扩展到比现实生活实况大得多的地位，闪发出惨痛悲剧的光辉”（见F·O·马蒂孙《西奥多·德莱塞》）。美国小说家詹姆斯·T·法瑞尔说：“德莱塞把美国生活中的豪华与悲惨的对比，街道和城市、悲剧和鄙俗，提高到世界文学的水平。”（《德莱塞评论集》）

德莱塞在创造各种社会悲剧的时候重视社会调查、概括提高，正如贝娄指出的，“他的记者习惯常常变得十分有用”。这里要提出的是，作为一个具有特写风格的小说家，他成功的一大原因是他的激情——溶化在具体的、感性的细节描写中的激情。无论是描绘豪华的酒家、荒凉的大湖，还是阴湿的车间，总是渗透着人物的饥渴与追求。这是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来的。大都会的繁华，贫民窟的污秽，性爱的觉醒，精神的贫困……是通过人物的五情六欲铺陈出来的，透出贪婪、欲望、迷惘、羡慕、绝望以及对世界的不可理解的困感情绪。他的败笔出现在不动感情的时候，出现在纯客观地罗列事物、堆积细节、介绍专业知识或阐发他似懂非懂的生物化学规律的时候。这时候，他记者式的文笔露出了平庸，应验了海明威那句尖刻的批评：“你读他的作品得戴上氧气罩，服安非他命才不致睡着。”（格瑞戈里·海明威：《我的爸爸海明威》）但德莱塞常常能用激情打破这种沉闷。这是嘉莉妹妹漫步纽约百老汇街头的一幕，在作者特写式描述中我们听得到女主人公灵与肉的跳动：

嘉莉觉得也有人在端详她，送秋波给她。穿完美的
大衣，戴礼帽、手持银头手杖的男人摩肩而过。往往会敲

意望她一眼。穿挺直绸衣的妇女窸窣作响地走过，流露着乔模乔样的微笑和香气。嘉莉在其间发现了她们笑面向人，含有极大的罪恶成分。全都是涂脂抹粉的面颊和嘴唇，洒香水的头发，迷离的、懒洋洋的大眼睛。她突然吃惊地发觉她自己是在美人队里，置身于争艳斗俏的场所——这么一个争艳斗俏的场所！路旁随处都是珠宝店的橱窗。街上车水马龙。高贵的商店门口站着身穿厚重的衣服、腰围发亮的铜带和铜钮扣、意气洋洋的看门人。穿高统皮鞋、白紧身衣、蓝背心的马车夫，巴巴结结地伺候着在店里买东西的女主人。整个街道满是富丽堂皇的风味，嘉莉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类人……决定以后要打扮得更漂亮一点就不再上这里来。（裘柱常、石灵译本）

如果说《嘉莉妹妹》、《珍妮姑娘》、《“天才”》和《美国的悲剧》多少能够利用德莱塞家庭、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材料，那么“欲望”三部曲的内容——美国企业巨头的发迹与变化，对于德莱塞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但是他对这个重大的社会现象十分感兴趣，因而也满怀激情地去探索。

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青年，他曾经羡慕过上层社会所享有的一切。他初到大城市，尽管自己还挣扎在温饱线上，可是“我两只眼睛经常盯着地位比我高的人”，“最引起我兴趣的是银行家、百万富翁、企业家、各种头面人物——世界的真正的统治者”。（《自述》）

这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在德莱塞看来，即使是超人式的强者，也难免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他头脑中无处不在的悲剧意识：“它是各种力量生死斗争的产物。我们对它全不了解也无法控制。我们反倒是在它的掌握之中，就像渺小的尘沙被风暴卷来卷去，甚至于无从推测这样做的目的。”（《德莱塞评论集》）这就是为什么他在阅读了多卷本《美国富

豪发展史》、研究了从范德比尔特、洛克菲勒到卡内基等企业“大王”生平资料之后，最后选定查尔斯·T·耶基斯为塑造柯帕乌这个形象的原型。

耶基斯生于一八三七年，平民出身，中学毕业后在费城一家粮食公司当职员，一八五八年开办股票公司，继而一家银行，在内战中捞取了大量财富，后因操纵市府债券被捕入狱。出狱后，投资费城公交事业发财，一八八一年去美国战后的经济中心芝加哥，先后开办粮食债券公司和芝加哥煤气公司，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六年间又取得芝加哥北区公交系统的经营特权，这时他是美国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一八九六年，芝加哥金融界联合起来操纵耶基斯公司债券和股票，企图把他搞垮。耶基斯元气大伤，终因无力支付经营权的费用而失败。晚年，他在纽约建立住宅，收藏世界上最珍贵的艺术品，并开始在伦敦投资地铁事业，一九〇五年病死。

德莱塞认为耶基斯的一生几起几落，是极好的创作题材。他在一九〇六年一份有关耶基斯的剪报上写道：“我们不能期望豪威尔斯先生写这么一部小说。年轻的作家写不了。我们也想象不出如果詹姆斯先生去写会写成什么样子。这个故事太复杂，变化太多，太富于戏剧性的刺激，活着的作家谁也写不了……王权神授，按说这是巴尔扎克的专利，还得由都德当余产承受者。可是那两位都死了。”^①正因为耶基斯的一生含有混乱和悲剧这两大因素，契合德莱塞的创作思想，他饶有兴味地进行创作。“欲望”三部曲，尤其是前两部《金融家》和《巨人》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过渡阶段的企业界的斗争。

① 引自R·莱亨著《西奥多·德莱塞：他的世界与他的小说》（南伊利诺大学出版社，1969年）。威廉·豪威尔斯主要写中产阶级，很少写豪富；亨利·詹姆斯写豪富及其子女在与欧洲贵族交往中的心理活动；都德描写过法国资产者的形象。

在德莱塞的笔下，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为了出人头地便可以胡作非为的社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鱼苗，而鲨鱼又在大鱼后面。在这场疯狂的搏斗中，最强大的、最不择手段、最肆无忌惮的人取得胜利。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没有道德观念，他们的胜利是低级的胜利，包括厮杀打斗、弱肉强食、买通政客、奢侈享受、购买美女；即使世上稀有的艺术珍品也不标志拥有者的教养，只是一种行情看涨的商品。这些低级的乐趣像是丛林中野兽间的抢夺，只能带来暂时的满足，因为一条或几条更凶猛的大鱼正伺机抢夺，于是眨眼之间一切会变成空虚徒劳，好比镜花水月。你可以说这也是悲剧，但这是一种多么低级、多么颓废、多么堕落的悲剧！最可怜的是那些小鱼和鱼苗，它们为了活命也要争食，在资本主义掠夺场里转来转去，但它们连自己的目标方向都还没有弄清楚就被吞食掉，在战场上消失。

有一位批评家曾经指出，德莱塞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带有“片面性”，“他一方面承认实用主义是必然的，一方面又反对把实用主义当作润滑油和麻醉剂那一套鬼话”，以致“完全陷入自我矛盾之中”。究其原因，是由于他“用社会本身的标准来判断那个社会，所以他就无法批判社会现实，只能指出社会现实同口头上的信仰、官方的文件之间的矛盾破绽。对于后者，他的评论也只是老生常谈”。①

这个批评无疑是中肯的，深刻的。德莱塞虽然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最后还加入了共产党，但他的思想体系仍然是民主主义的，对许多美国的社会问题不能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然而，他是一个作家，不是社会学家或者思想家。对于作家来说，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是主要的，从这一点去判断，德莱塞已经完成了时代的任务。对于本世纪初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的描写，有谁比他更成功的呢？

① 托马斯·K·惠普尔《开拓者的几个特点》，见《德莱塞评论集》。

从文学批评角度判断，德莱塞确是“文笔拙劣”，表现形式粗俗。然而，文化修养高、文笔雅致的作家，并不具备德莱塞特有的创作条件，他们从思想到形式常常“稳定”在资产阶级乐观主义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文化形势下，思想内容的突破，包括开拓题材、闯入禁区，显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

关于这一点，美国作家的体会要比脱离历史背景、孤立地探讨形式创新的批评家更加切实一些：

詹姆斯·T·法瑞尔说：“本世纪以来，还没有别的美国作家像德莱塞那样对后来者有这么大的道德影响，也没有别的哪位小说家在解放美国文学方面做得有他那么多。”（《德莱塞的〈嘉莉妹妹〉》）

辛克莱·刘易斯说：“他扫清了道路，使美国小说从维多利亚时代豪威尔斯那种谨小慎微、温文尔雅的风格转到了开诚坦白、直言无畏、充满生活激情的风格。假使没有他的倡导，无疑我们当中如果不是情愿坐牢，有谁敢去表现生活，表现美，表现恐怖。”（《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

也许有人会说，德莱塞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许多作家都超过了他，而且写得比他聪明。关于这一点，舍伍德·安德森有几句话可供参照：

德莱塞的脚步，粗犷、沉重的脚步，正在开拓一条小路。他的脚步踏过谎言的原野，正在开拓一条小路。不久，这条小路会变成一条街道，头顶上树枝交叉成荫，雕塑考究的尖顶直插云霄。沿着这条街道，孩子们边跑边叫：“看我！看我和我新时代的同辈人做了什么！”——忘记了德莱塞当年沉重的脚步。①

① 见《袖珍本舍伍德·安德森文集》，纽约凡金出版社，1949年。

目 录

序.....	董衡巽
嘉莉妹妹.....	(1)
珍妮姑娘.....	(38)
金融家.....	(60)
巨人.....	(96)
“天才”.....	(138)
自由集	
自由.....	(200)
人生如梦.....	(206)
黑人杰夫.....	(209)
失去的菲茨.....	(217)
第二对象.....	(222)
新闻天地.....	(229)
老罗戈姆和他的瑟瑞莎.....	(238)
请君入瓮.....	(244)
“闲狂”号的航行.....	(256)
婚后.....	(259)
换代更新之时.....	(264)
十二个男人	
彼得.....	(266)
一位做好事的人.....	(272)

我的哥哥保尔·····	(276)
乡村医生·····	(281)
柯汉尼, 一个坚强的人·····	(287)
一位真正的主教·····	(297)
小莫泊桑·····	(301)
乡村仇人·····	(306)
“空虚, 空虚,” 讲道者云·····	(311)
坚强的鲁尔克·····	(316)
市长和他的人民·····	(321)
W · L · S ·····	(327)
大城市的色彩·····	(331)
美国的悲剧·····	(350)
锁链集	
圣殿·····	(431)
手·····	(434)
锁链·····	(438)
圣哥伦巴与赫德森河·····	(446)
礼教·····	(453)
卡特树叶·····	(459)
台风·····	(466)
旧地重游·····	(474)
黄金梦·····	(477)
专一的婚姻·····	(485)
迟到的荣誉·····	(489)
胜利·····	(493)
阴影·····	(502)
上帝的“仁慈”·····	(507)
贼王子·····	(511)
妇女画廊	
雷娜·····	(515)

奥李芙·布兰德	(524)
埃伦·阿坦姆斯·怀恩	(530)
露西娅	(538)
吉芙	(549)
欧妮泰	(552)
阿伯汀	(558)
瑞吉娜·C	(561)
瑞拉	(567)
欧涅丝婷	(571)
罗娜·莫萨	(576)
艾坦·豪查沃特	(581)
依曼纽拉	(586)
埃丝特·诺恩	(589)
布里奇特·马伦菲	(591)
漂亮家具	(595)
堡垒	(600)
斯多噶	(624)

附 录

德莱塞的其他作品	(654)
德莱塞年表	(661)

补白(34则)·····孙 斌辑

并非多余的降生(59)——难忘的父母(95)——未完的学业(137)——崭新的开始(199)——棒棒的小说(205)——细心的读者(228)——迟到的新闻(237)——歌曲创作(255)——诚挚的歉意(286)——真实的故事(315)——拙劣的文章(320)——鲁莽的作者(326)——太太的禁令(330)——狡猾的计谋(433)——神秘的人物(437)——纯真的爱心(452)——谦逊的态度(458)——难得的机遇(465)——强烈的自尊心(484)——筹措旅费(488)——超人的记忆力(492)——真实的写照(501)——写作的帮手(506)——删改的插曲(510)——《“天才”》的风波

(523)——如实的描写(529)——深入的访问(537)——一天的安排(557)——纯洁的友谊(566)——空前的成功(585)——华丽的摆设(588)——宽容的长者(594)——访问苏联(623)——明星的去世(653)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嘉莉妹妹

当嘉洛林·米贝搭赴芝加哥的下午班火车的时候，她的全部行装只有一只皮箱，一只便宜的充鳄鱼皮提包，一小纸盒的点心，一只弹簧开关的黄皮荷包，里面放着她的车票；写着她姐姐在凡布仑街住址的纸片和四块现钱。那是一八八九年的八月。她正十八岁，清秀，腼腆，满怀着年轻无知的幻想。

她注视着眼前匆匆消逝的田野景色，空洞地猜想着芝加哥是个怎样的都市。

嘉洛林在家里的小名是嘉莉妹妹，爸爸在面粉厂做工，她是个天生的姿态还没有发展完成的少女，却已懂得顾影自怜，敏感于人生热烈的乐趣，渴望着物质的享受。像个装备不齐的小骑士，妄想到神秘的都市去探险。

“那就是惠司康辛，”一个声音在她的耳边说，“是一个最美的游览区。”

“是吗？”她怯生生地回答。

火车刚出华开夏，她已经老早觉得背后有个人对她发生了兴趣。

“你对芝加哥不熟悉吧？”

“是的，我住在哥伦比亚城。”

她一直觉得眼角边有个人的面孔。红润的面颊，淡淡的上须，灰色的呢帽。现在她回过头去，把他周身打量了一下，自卫和撒娇的本性，乱哄哄地在她头脑里打旋。

他是一个替厂家到各地兜揽生意的推销员，穿著、举止被认为可以讨得敏感的娘儿们欢心的人——一个“小白脸”。